

邵燕祥 著

回时船案

远

东

瞭

望

丛

书

上海遠東出版社

邵燕祥 著

旧时船案

远
东
瞭
望
丛
书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时船票/邵燕祥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远东瞭望丛书)

ISBN 978 - 7 - 80706 - 597 - 5

I. 旧… II. 邵…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2691 号

责任编辑: 戴 铮

封面设计: 李 廉

版式设计: 李如琬

旧时船票

著者: 邵燕祥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

装订: 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字数: 231 千字

印张: 10.75 插页 1

印数: 1—4000

ISBN 978 - 7 - 80706 - 597 - 5/I · 175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 - 62347733 - 8555

前 记

书名《旧时船票》，就是说这里所收的数十篇旧文，都仿佛是旧时船票，它能唤起的是一些记忆：那时船里的人，船外的风景……曾经同船共渡的人，有的不在了，有的在远方，旧时风景依稀，却也只剩下一片半片记忆了。

旧时船票，是时间流逝的见证。

感谢若干年前一位南方的音乐人（如果我记得不差，他名叫陈小奇），在从唐诗《枫桥夜泊》脱胎的一首歌词里，呈献了“旧时船票”这样一个兼跨时间和空间的意象，给读者拓开一个随同逝水遐想的空间。

我这里的“旧时船票”，却是局限在有关书和人的范围里，因此

只能算是一个读书人的纪念。

张岱说在夜航船上，有位出家人曲身而卧，因为他身边是个秀才，在他看来该是有学问有怀抱的人，后来听了那秀才的谈吐，不免长舒一口气，说我这回也可以伸伸脚了。

这个三百年前的笑话，是很该让我们后来的读书人知所惕励的。

今天的读者自然不必做那位和尚，我希望我也不至像那个俗不可耐或雅不可耐的秀才。读者在这里，只是听我随便谈谈：所读的书，人所常见，所发议论，无甚胜解，不过略抒感慨——想到死者生者，想到过往来今，一些沧桑之感，忆旧，却未必怀旧。

旧，有可怀，有不可怀。但忆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记忆权。然而这里的忆旧，更像是西窗剪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少了“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的慷慨悲歌。我所谓“略抒感慨”者以此。

为了免得黑压压一大片，过于眉目不清，把这些冗杂的内容大体上分为三辑，每一辑借用了爱伦堡、王元化和知堂三家的一个书名，其实有些篇目是既可以入这一辑，又可以入那一辑的，只是我喜欢，便先后题为：“人·岁月·生活”“人和书”“书房一角”。有的因人而及书，有的因书而及人，有的是说书中人，有的是说书中事，有的只就读书说读书，就写作说写作，甚至只就人说人。大都离不开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生活，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一些相通的情感，卑之无甚高论，不违常情常理常识的常谈而已。

但愿年纪较大的读者，浏览这本书，感到如登旧时船上，重温旧梦；而年轻的朋友倘也偶然得见此书，或也多少可以窥见旧时船上的人，随着一瞥船外的风景吧。

作者 2007年8月17日

目 录

人·岁月·生活.....	1
--------------	---

3	伴我少年时——为《世界文学》作
10	有情之笔——推荐古剑的《悼笔》
14	又见甲乙木
16	〔附〕甲乙木旧文一篇
18	林海音的散文
21	都郁逝矣
24	忆波芭
28	《人生扫描》序
31	想起了吴伯箫
33	陈镛《血地》序
37	音容宛在——有怀齐越
41	重读《木鱼歌》
44	有个诗人叫艾路
47	关于唐孝威
51	汪曾祺小记
57	读《鹿园情事》

61	谈谈纪念文集
64	老友谢林
67	五十年前打油诗
70	我的朋友普希金
73	重发《读钱锺书旧文》小引
74	读钱锺书旧文(二则)
78	《晒谷集》序
82	两本书的记忆
87	黄花梨之乡
90	常风纪念
96	严辰遗墨
100	我是巴金的老读者
103	落叶之思
107	“狗屁文章”
109	萧山访蔡
112	《蔡东藩研究》序
115	世间曾有“定胜糕”
121	“Qiè Ba-yì”: 一个有趣的小发现
125	“风雨回眸”严文井(二则)
131	读穆旦, 读查良铮
134	从“芭蕉”说到“空气”
139	带一本“李白”去皖南
144	忆老华

人和书 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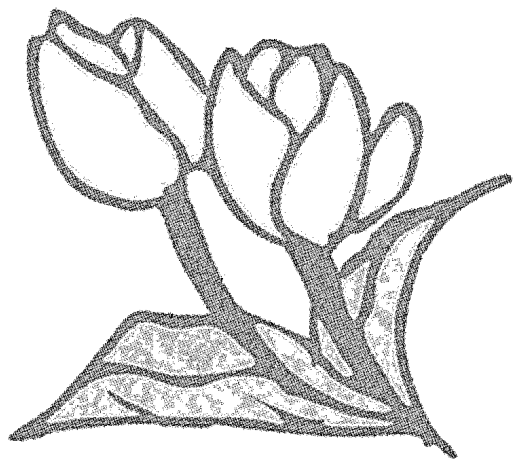
- 149 | 纪德的知音
- 156 | 范用二题
- 160 | 读恽代英
- 163 | 妙人妙文——为唐瑜《二流堂纪事》作序
- 165 | 关于《中国女杰刘志华》
- 170 | 回头不是岸——读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随记
- 179 | 史家之传
- 183 | 解读冯友兰
- 186 | 钟鸿《寻美 寻乐 寻情》序
- 188 | 为杨乔《北京随笔》作序
- 190 | 话说方成
- 193 | 当代的《徐霞客游记》
- 196 | 《爱因斯坦语录》
- 200 | 忆公刘
- 204 | 为辛笛纪念文集作序
- 208 | 胡子和胡子以外
- 212 | 〔附〕胡子的灾难历程(张友鸾)
- 222 | 黄裳的“散文王国”——我读黄裳散文的一些印象
- 232 | 知有承德王玉祥

书房一角 237

- 239 | 朋友和书

243	春天是不是读书天?
248	动物无书人有书
251	读书人的读书和不读书
254	读盛祖宏的杂文
256	杨乃武案中的一份奏折
260	马克思讽刺小拿破仑
265	羡慕白渔
268	《抬轿图》记
270	读刘荒田的散文——《唐人街的婚宴》序
274	《天台山笔记》读后
277	由远而近的乡村风景——读《中国乡土文学大系》
282	读懂东坡——夜读抄
285	为萧山作品集《一窗风景》作序
289	读唐达成的书法
291	民歌与伪民歌
295	为刘荒田贵阳书系作序
297	《中国反贪史》的启示——夜读抄
301	《家》的绘图本
303	为《箫声剑气》作序
305	陈牧《明星身后有只手》序
309	端阳的尴尬
312	也来谈几句作文之道
315	好书过眼

318	说序文和广告——杜书瀛《说文解艺》序
323	盛世二题
327	挑刺
330	读启功《论书绝句》(二则)



说往事如烟,或往事并不如烟,只看
你是否保存了那些不应消失的记忆

人·岁月·生活

伴我少年时

——为《世界文学》作

我的童年是寂寞而压抑的。1939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我居住的古城北平已经成了日本人信马由缰的世界。属于我的世界只是学校的教室和自家的院落。不过，说实话，我那时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年夏秋天津“发大水”，不知怎么我总以为天津在北平的西北方向呢。

走出我的小世界、走向外面大世界的第一站，是大人国、小人国和鲁滨逊的荒岛。“小人书”上的虚幻世界，一下子来到身边，于是我匍匐在院里的草丛中，也幻想那是蛮荒的榛莽了。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斯威夫特和笛福为何许人，更不解他们歌颂和宣扬、暴露和讽刺的是什么；读到原著是很久以后的事。

为了我童年时代隐秘的惊喜和慰藉，我感谢那些把外国名著改编成供儿童阅读的连环图画先生；正如我回忆中许多难忘的

歌曲，是为外国优美的民歌或名曲译配甚至改配了歌词，而词曲浑然天成，这是费了心血的。虽然我不认为这是向孩子作艺术启蒙的唯一途径，但让孩子尽早地略窥世界文化的珍藏，可能比吃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饼干重要得多。

青鸟、水婴孩、皮诺曹，伊索的山羊、乌鸦、狐狸……从课外读物，从课本，从老师的讲述里熟稔起来。我还记得美术老师王善甫（王宝初，现健在，已是八旬老人）讲《汤姆·索亚历险记》，一开始把眼镜拉下来，摹仿老祖母的神情。

育英小学有一个“儿童生活园”，有一壁图书开架，二年级以上可以凭证借阅。管理图书的郭宗渊先生十分和善，我几乎天天去换书也不发怵。换书以后，还总要在装有“万有文库”的玻璃柜前流连一会，那是不对学生开放的，我从书脊上记住了《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这些古怪的书名，直到读过郑振铎编著的四大本《文学大纲》，粗知了世界文学的轮廓，我才一一弄清了我这些外国朋友——作家们在文学史上和书中人物在典型画廊里的位置。

我和这些忘年朋友的相识相交，各有不同的际遇。比如雨果，那时候译作嚣俄，谁知道什么叫嚣俄！有一次在一本文学刊物《中国文艺》上读到招司编的独幕剧《银蜡台》，听说是根据嚣俄《悲惨世界》的开头改编的，唤起我对冉·阿让命运的关注。嚣俄的名字被我记住，招司的名字也记住了；50年代他写过一首有名的歌词《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瞿希贤曲），后来就再也不曾见到了。

尽管成年人读书，也有“读《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的，但一般说来，没有比孩子读书更以全部感情投入的了。不论是图画为主的“小人书”，还是故事、寓言、传记、小说，常常要设身处地，

“假如我是……”只凭感觉，不硬“分析”，而且是纯粹非功利性的——不为应付考试，不为学习写作，只是打开书页，环顾世界上各样的人们在怎样地生活。读《十五小豪杰》，便一同颠簸在海上了；读《侠隐记》，便也神出鬼没、智勇双全了。……

那时候读外国文学，没有高人指点，偶然得到什么就读什么，不像读国内现代文学作品，从课本，从口碑，先有了鲁迅、巴金、冰心的名字在心里。因此我之所读，不都是第一流的，永垂不朽的。但留在印象里特深的《小妇人》，是假期在炉边读完的。也是启明书局排印的行距很小的版本，密密匝匝的，读来却很顺畅，或许因为我们拥有的也是大同小异的这样一个小家庭，而感到亲切。那小康之家的温馨气氛，回忆这段时光的些微惆怅，久久地萦回在我幼小的心里。它的续篇《好妻子》《小男儿》对我就没有这样的吸引力了。

我的哥哥姐姐长我五六岁，已经是中学生，我们一起读书，一起议论。亚米契斯《爱的教育》中每月讲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哥哥曾经把其中《少年笔耕》（新译叫《佛罗伦萨小抄写匠》）等两篇改编成剧本，我们就在书房里扮演着玩。——那时候，我们还扮演过《孔乙己》，我们读得起劲的书还有从书摊租来的《联镖记》《蜀山剑侠传》。我们自己的世界也是多元的。——由此我倒联想，不但大学，中小学也是可以有校园戏剧的，如果不让所谓正课和作业占据了全部课余时间的话。

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助长着我们的想象力，磨炼着我们的感情和意志。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羊脂球》，最能触发我们偷生于日本占领下的亡国之痛了。而从一本

名为《吾友》的非文学周刊上偶然读到一篇《莛萝叶子》(欧·亨利作,现译为《最后的藤叶》),则从深心幽隐处唤醒一种甘愿为别人的幸福而献身的情怀,尽管还是朦朦胧胧的。前一类作品的效果该是所有论者都承认的,以为合乎逻辑的;像后者,那老画师在风雨之夜去为病中的姑娘添画一片不落的藤叶,因冒风寒染恙而死,远不算英雄行为,不算壮烈的牺牲,这个情节在一个中国孩子身上的影响,恐怕是看透世事、玩世不恭的欧·亨利怎么也想不到吧。

童年是短暂的,少年更其短暂。那只是1945年暑假战争结束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希望、失望,和平、战乱,大起大落中睁眼看中国、睁眼看世界,有所困惑、有所追寻的岁月,这使包括我在内的一代少年早熟了。

学校里有公开的和半公开的读书会,读公开的、半公开的书刊以至禁书。我有了更多的读书的朋友,也有了更广阔的读书的眼界。这时候我读了鲁迅单行本杂文集的大部分,也囫圇吞枣地读了他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牵肠挂肚地读了他译的班台莱耶夫的《表》,以及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等等。

我在涉猎外国文学作品时,居然采用了“瓜蔓抄”的老法:由鲁迅而知《域外小说集》,遂知有《乐人杨柯》《灯台守》,因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而知去寻觅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因果戈理而普希金,戈宝权译的《普希金文集》向我展示了一个雍容、潇洒、蕴藉,但没有中国读书人酸气的俄罗斯才人。

大约是1945年秋天一个风雨黄昏,我第一次读到以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虹》,瓦西列夫斯卡娅著,似是中外出版社